

儀禮管見一



212
1
儀
禮
管
見
一

褚寅亮
撰

中
華
書
局

儀
禮
管
見
二

褚寅亮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儀禮管見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序

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次考史。然史學不必有所專主。而字學經學則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許叔重。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鄭學尤精者三禮。乃周禮禮記注。妄庸人羣起嗤點之。獨儀禮爲孤學。能發揮者固絕無。而謬加指摘者亦尙少。其貌似宗仰。陰肆掊擊。而書得盛行於世者。惟敖繼公而已矣。近日萬充宗。沈冠雲。於鄭注亦多所糾駁。至張稷若。馬德淳。但蠡爲演繹。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以明鄭學之精也。吾友褚先生擢升。冷面隔俗。沈思好古。著儀禮管見三卷。於敖氏洞見其癥結。驅豁其霧霏。宛然而入。劃然以解。嘻。先生豈好辨哉。辨敖氏之失。而鄭氏之精乃明。抑豈特爲鄭氏之功臣哉。所以欲明鄭注之精者。正爲鄭注明而經義乃明也。其自序謂敖之意不專在解經。而惟在與鄭立異。及其說有不通。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詞。此言可謂切中敖氏之病。徵先生之詳審善讀書。何由發其覆耶。大抵鄭學覽文如詭。觀理即暢。顧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間。說經者十九皆以叛鄭爲事。其叛鄭者十九皆似是而非。但恨不能多得詳審善讀書如先生者十數輩。一一盡舉而釐正之耳。夫說經之必有所專主。此漢經師所謂家法。予讀十七史商榷。暨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然如先生之說經。究何嘗有徇黨曲之蔽乎。曩者先生蓋嘗說周易。於鄭注外。兼取孟喜。京房。荀爽。虞翻諸家。於春秋左氏傳。則取賈逵。服虔。於公羊傳。則取何休。皆與鄭氏不盡合也。其專主於鄭者。惟禮學焉。可知先生

之公聽並觀。其墨守家法。與擇善而從。仍兩不相悖也。凡此數者。余皆與先生有同志。若尙書、毛詩。則予惟力遵鄭義。而先生亦許可之。德不孤。必有鄰。此但可爲知者道。豈易爲流俗人言與。乾隆四十有九年歲在甲辰正月。上日。同學愚弟王鳴盛再拜頓首謹序。

自序

儀禮一經。諸儒注釋。視他經爲獨少。李唐以前。自鄭注外。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僧紹、劉道拔、周續之十家。然其中大都專注喪服。而罕及全經。若義疏之學。北史載沈氏重所著四十卷。至隋已佚。他如黃氏慶、李氏孟哲之章疏。其精者多採入賈疏中。餘不復存。自宋以後。安石廢之。諸儒力起而表章之。於是乎爲其學者頗廣。如陳氏祥道之儀禮注解。陸氏佃之儀禮義。楊氏復之儀禮圖。皆足以發揮十七篇之義蘊。而抵牾處亦復不免。至敖氏繼公。著儀禮集說一編。自謂於鄭注之不合於經者。刪之。意義有未足。則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其致力亦云勤矣。用心亦良苦矣。然爲之反復而紬繹焉。其意似不專主解經。而維在與康成立異。特含而不露。使讀之者但喜其議論之創獲。而不覺其有排擊之迹。由是後之言禮家。主鄭者十之一二。主敖者乃十居八九矣。究之以敖氏之說。深按經文。穿鑿支離。破碎滅裂。實彌近似。而大亂真。又其甚者。於說有不通處。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辭。毋乃近於無忌憚乎。夫鄭氏之注儀禮。簡而核。約而達。精微而廣大。禮家莫出其範圍。一旦敖氏之說行。而使人舍平平之正道。轉入於歧趨。竊恐鄭學晦而禮經之文亦將從是而晦矣。不揣樸昧。撫敖說之故。與鄭違而實背經訓者。一一訂而正之。其指摘偶有一二條可採者。亦間附焉。又深愧夫無該洽之學。綜貫之識。不足以表章羽翼夫鄭學也。脫稿之後。名以管見。藏諸篋笥。以俟後之君子。或者因是書而循流溯源。

儀禮管見 自序

四

知鄭學之灼然而易明。確然而可信。而不使異論邪說汨亂而晦蝕之。豈非斯經之大幸也夫。是愚區區之心也夫。

敖氏集說妄改經文摘錄於左

昏禮 授於禮間授改受。

士相見禮 言忠信慈祥以忠信二字爲衍。先見之先改走。

鄉飲酒禮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改西。

鄉射禮 東北面告於主人以東字爲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三改二。降袒執弓反位以袒執弓三字爲

衍。折脊脇肺臠以臠字爲衍。

燕禮 設洗簋於阼階東以饌字爲衍。賓出立於門外東面東改北。升酌膳酒以酒字爲衍。腰觚於賓

改解。升酌膳饌以饌字爲衍。

大射儀 大夫繼而東上繼而下添西字。三耦卒射亦如之三改二。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於左改於右。一

小射正授弓授改受。卒正坐左右撫之以卒字爲衍。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以諸公卿三字爲衍。小

射正作取矢如初以此句爲衍。受賜者賜下添爵字。

聘禮 右首而東右改左。

公食大夫禮 奠於鼎西南以南字爲衍。宰夫膳稻於梁西膳改股。

覲禮 齋夫齋改大。

喪服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以弟字爲衍，緦冠緦改練。

士喪禮 徹饌先取醴酒饌改奠。

士虞禮 藉用葦席云席字衍，祝命佐食墮祭以隨爲綏言授字之訛，下記不綏祭同，明齊溲酒以溲酒

二字爲衍，婦曰孫婦於皇祖姑孫婦下添爾字。

特牲饋食禮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左改右，衆賓答再拜再改壹，祝命按祭 佐食按祭按俱改授，揆於

鹽坐振祭以坐字爲衍。

少牢饋食禮 上佐食以綏祭綏改授，授主婦贊者於房戶改東。

有司徹 祭糗脩祭改取，奠於羊俎東羊改魚，其綏祭綏改授。

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亡。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亡。又可見此詞本有而後亡。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爲有聲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者。蓋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卽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製本詞。以其詞意爲曲。繼乃以曲爲宗。舍本詞而填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卽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填以他詞。則祇期其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可卽據其調以定其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也。今云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間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卽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卽以匏竹代人

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刪也。既皆無詞矣。其閒得失之義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亡者。商頌七篇之類是也。有爲孔子刪者。麥秀狸首之類是也。有詞故。有未知其爲刪爲亡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亡故。有本爲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亡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蓋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考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卽此堂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卽可決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於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詩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旣以爲肆夏。又以爲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卽如賓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覲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賓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蓋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是天澤之分應爾。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成拜者。以非己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兩番拜也。聘禮私覲。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饌具。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饌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禮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射儀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

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腰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旣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饔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腰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餽。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饌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旣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射儀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腰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旣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饔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腰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餽。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

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于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朱注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之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爲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士。一獻一酬相間。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同也。特性。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無算爵亦自不同。特性則始行旅酬。即交錯以終。至無算爵亦然。但其別也。旅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弟子所進之爵。亦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爵。則賓與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並行兩爵矣。此特性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也。少牢。賓尸禮。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錯。至無算爵。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別在順序與交錯也。與特性又異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舉饌于尸。侑尸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次賓一人舉爵于尸。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既謂之下爲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饌。蓋當旅酬後行無算爵之

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据。而朱子亦卽本之以注中庸。或疑其缺旅酬一節事。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之說也。